

洛川縣志

經

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木

志

洛川縣志卷十八

藝文

周子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近世之文虛車而徒飾者多矣紀載之體非其事則文雖美而不傳周子又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至哉言文乎極史志之體裁不能越其範圍矣舊志孟津北郭諸篇茲從傳例散列各門中餘悉仍舊而其中次第後先亦稍釐正之至古詩之流間增一二必有所係而後錄否則不敢妄登冠以疏議各條皆有關於茲邑政賦之大非可徒以文求之而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抑於此聊見一斑者歟

疏議

秦地折正宜復舊額疏

本朝

陳燠

致治邳隆之理莫善於因在

皇上定治之始即

詔天下賦稅以萬歷初年則例爲準此上下均平酌古準今之
大道也臣備藩於秦詳查所屬如延安府洛川宜君等十九州
縣山川磽瘠地寒霜早獨有秋收况順治五六年間復遭兵燹
蹂躪者乎昔豐裕之日係四畝五畝八九畝折爲一畝以定正
賦行之二百餘年未有變也自興屯廳高應選不遵舊額輒欲
各畝其畝各賦其賦妄行開報是一畝而五倍其畝一賦而五

倍其賦民寧堪此故有不得已而控訴者有隱忍吞聲而不敢自鳴者有蒙部文洞徹而更正者亦有未獲更正而仍然偏苦者卒之賦不能完而貽

上以加徵之名何如蠲此加徵之虛名使各歸舊額以收完納之實效乎臣父明中丞惟芝昔令洛川俱行折正其舊乘猶有存者寧至於今而此法不可行耶况

皇上典章文物以百姓之心爲心豈此一隅之民可使有額外之畝額外之賦耶伏祈

勅行折正悉以舊額徵糧則秦民其少瘳矣

舊志

雍有延安瘠郡也洛則郵困耕之入不供其輸安在乎其爲

厥田上上也或爲夏田或爲秋田田不一而概徵之苦矣以畝之八當畝之一非九則之幾於下下者乎薄其稅故田治而民不逃散所謂折正之良法也此法一廢則民重足方伯之言仁人利溥哉初方伯之尊大人作宰洛川實始折正昔賢之有造於洛者今再造矣故附於此以見洛民累世之生於盟津也

舊志

秦地折正宜仍舊額疏

賈漢復

看得秦省之最荒殘者莫甚於延安府而延安府之最荒殘者又莫甚於洛川宜川延川三縣也蓋其地處萬山之中土厥磽薄民力艱難與腹裏地方大不相同故舊例洛川之地每八畝

四分折正一畝宜川延川之地每四畝折正一畝誠以邊陲瘠地難與沃野肥壤並論耳在昔折正之時正賦尙難取盈不意順治十年後興屯道白士麟興屯同知高應選督墾荒地墾一畝即報一畝將二縣所墾荒地俱未折正而洛川又有除荒不墾之糧悉派於興屯之內重累殘黎按數輸納官畏考成而嚴比民苦剋肉以醫瘡然物力有限歲歲難完有扣各州縣官役俸食助解者有道府廳縣各官變產捐賠以副考成者苟且補苴以濟一時今則官無常賠之力束手聽叅屢被降革民無可剋之肉敲朴益嚴逃亡益甚節據各縣申報或父子偕奔或兄弟離散甚有全家全戶扶老携幼棄鄉背井者其流離困苦之

洛川縣志
狀眞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者也臣雖疊檄撫綏無術可施若再
不爲折正恐丁逃累戶戶逃累甲甲逃累里三縣之糧不惟荒
者勢必難徵將熟者亦轉而爲荒矣臣非不知錢糧重需司農
仰屋但據各縣及司府詳文累累盈案情詞迫切民不聊生臣
安忍坐視不爲籲題代民請命耶倘蒙

皇上睿鑒飭照舊例折正則民無包賠之苦孰無故土之思從
此招徠生聚庶可漸望起色矣

通志

延屬丁徭疏

楊素蘊

明季天下之亂起於西北臣鄉延屬實首被其害李自成張獻
忠等縱橫流毒二十餘年老稚殺戮少壯擄掠傷心慘目已不

言繼崇正十三年天災流行父子相食幾無遺類計此方之民
半死於鋒鏑半死於饑饉今日存者實百分之一皆出萬死而
就一生者也是以原野蕭條室廬荒廢自宜君至延綏南北千
里內有經行數日不見煙火者惟滿目蓬蒿與虎狼而已既非
休息生聚費

國家數十年培養之力必不能復元氣而措安全乃今積困大
害更有萬倍於他處者丁徭是也臣緘默不言則疾苦壅於上
聞惟有日朶月削趨死亡而已矣臣宜直隸即以直隸之錢糧
較之直隸地畝丁糧總名曰條鞭起解存留通融支收每丁銀
不過一錢二分是以百姓樂輸而易完延屬則不然地畝所出

者名曰大糧人丁所出者名曰條鞭大糧以供起解額徵猶有定數條鞭備存留官役之俸薪工食出其中師生廩餼出其中此猶曰必不可已之經費甚至各上司提冊催號之使費出其中各差役需索供應之繁亦出其中而本州縣驛遞城守諸務又種種出其中嗟嗟百孔千瘡何一非此晨星落落半死亡之膏血哉故每丁每歲有費至三兩者有費四兩者較之一錢二分之額徵其相去寧止倍蓰夫延安處萬山之中土地寒薄收穫有限數年來金生粟死成米數石僅能易銀一兩且人復皆賦資愚魯不善治生商賈又別無舟車經營運用之方株守本業積蓄幾何即罄上戶之產尙不足供終歲三丁之費而况鵠

面鳩形啼饑號寒者乎時以淳樸者鬻賣男女以償其奸猾者
非携家遠徙則挺而走險耳每見開徵之期父子蹙額夫妻愁
歎相率捐親戚棄墳墓者纍若喪家之狗失巢之鳥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流離瑣尾良可惻然即官其地者覩顛連光景亦皆
有死之心無生之樂然事勢所迫補救無術惟有飲泣太息而
已矣若不早破除此弊恐非盡延安之民驅於樂土盡延安州
縣胥爲荒邱不止也伏祈

皇上痛念此一方子遺

勅下該部行令彼處撫按道府力加釐正額定欸項丁少費多
不敢望如一錢二分之輕亦宜曲爲調劑去無益俾不至重困

洛川縣志
難支則奄奄殘黎庶漸有起色乎

志通

請減丁銀疏

岳鍾琪

查陝省地方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而惟延安府屬則復業者甚少細加察訪皆因丁銀重累不惟已逃者不敢來歸抑且現在者皆云思去臣等不勝驚駭因逐一檢查通省丁條糧額乃知其弊在明朝時額則定例之過重非

本朝體恤之不至也查賦役全書內開延安府屬原額人丁一十五萬二千有零順治七年奉

旨免過逃亡七萬七千有零順治十一年又奉

旨免過續逃丁六千八百有零及康熙六十年內八年十六年

二十二年陸續奉

旨又免過水推逃亡殺傷及包賠人丁共一萬有餘是

本朝之

聖聖相承恩施無已亦可謂蠲貸之施至切至極矣而地方終無起色荒蕪終不盡開者總因明時初定丁額之際不知是何詭弊延安府則竟有每丁至四五錢以至七八錢及一兩以外者臣初閱之時猶疑丁銀較重或其糧則少輕及查其田地徵糧科則則又皆彼此相若無甚懸殊夫同爲

盛世之民同爲丁徭之賦而獨此一方多一丁即多四五六七錢或一兩以外之累胼胝小民實難堪此况荒年逃亡之丁又責令未逃者賠納無怪乎逃者不敢歸而在者皆思去臣以爲此時若將逃丁逐一清出仰請照前豁免則

聖主隆恩自邀俞允但丁銀之重例不減則逃者難免而未逃者似不能堪欲流民復業終不可得不如將延安府屬各州縣民屯丁銀但照每丁二錢科則凡有過二錢者皆與減免除中部神木二縣外合十七州縣民屯共應徵銀一萬四百七十兩二錢較之現今十七州縣歲徵丁銀二萬三千三百六十餘兩止減去銀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兩有零而現在之民共相樂

業逃荒之民間風自必漸歸即外來之民間風自樂就墾將來
五年編審按丁漸加諒此一萬有零之丁銀自亦不難仍復而
於國賦固可無虧於地方猶可漸闢邊地遐荒實有裨益也倘
蒙

恩允某州縣應免丁銀若干之處俟部文至日檄行布政司轉
發該府州縣查明造具編冊另疏具題

通志

延民疾苦議五條

許瑤

一議爲天下之民莫窮於延天下之賦莫重於延

國有加增之名而愈損其實民有重科之熟而并驅之荒伏乞
憲臺特展補天之忠重造殘疆之命豁除必不可得之虛糧以

洛川縣志
培養漸有可臻之實效事竊本道所管延安府九州縣荒殘傷慘之狀亘古史傳所未聞若非身親其地幾不知普天之下有如此荒區率土之民有如此勞苦者千里頑山四圍重阻商賈難以至其地行旅難以出其鄉以此經營之路既絕有力難以僱倩而得財有粟難以貨賣而得銀畢世穴居豕遊錙銖罕得見面此其獨窮於天下之民也地實爲之也况乎流寇首發大難闖逆始禍毒痛皆在此地故蹂躪更慘及我

朝定鼎復經王逆作亂再值旱澇非常漂沒更烈此其更窮於昔日之延民也時實爲之也民生莫不有居室而延民獨瓦礫邱墟窟土而處夏則百蟲所齧潦則覆壓所傷民生莫不有衣

食而延民獨赭黔百結肘露踵穿百蔬並無遺種葱蒜至賤不可驟得以出賦之地言之所謂南東其畝者皆建瓴側立冀漑不能仰而寘諸上淋潦又復衝而瀉諸下故又窮於耕地則崖凹石坡沙礫相錯氣則日寒霜早雖大稔之後僅可一收故又窮於獲禹貢所謂下中三錯周禮所謂再易三易言其地收一年必廢兩年也明朝二百餘年物力全盛之時皆以折正起科或八九畝出一畝之賦或三五畝出一畝之賦

本朝因兵燹之後人民存者不及十分之二所在拋荒止就熟地照折完辦民雖窮於昔日賦未變於昔日也夫何興屯道廳從歲額不敷起見專以清丈爲事及令民間自行開首槩將官